

聂鑫森

LANGMAN RENS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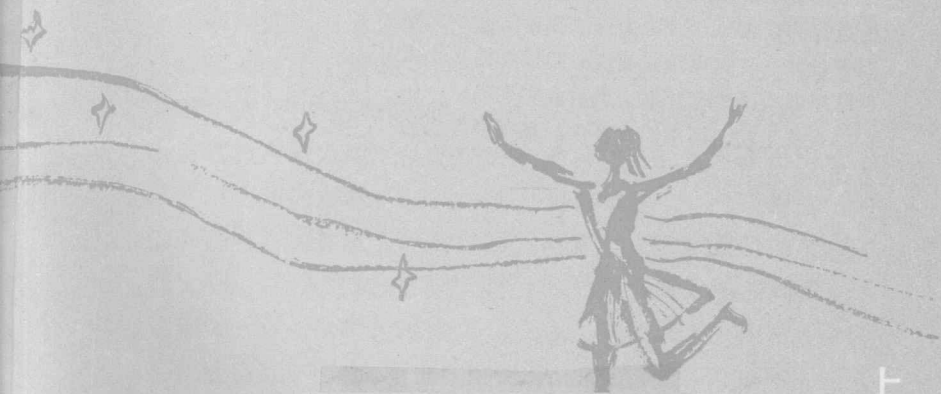
浪漫人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浪漫人生

聂鑫森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王志伟

浪漫人生

聂鑫森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75,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0808-2/I·645 定价：3.70元

登记证号：(沪)103

内 容 提 要

只要你打开这本书，你就不愿放下它。个体户“交际花”蒋月娟一出场，立刻强烈地吸引着你。她那富有传奇色彩的轶事，组成环环相扣的悬念，时时敲击着你的心扉：她为何与丈夫分居，独住一处高级寓所？才貌出众的“交际花”，怎么会嫁给下肢残疾的“半条命”？腰缠万贯的年轻老板深深地眷恋着她，她能无动于衷吗？一表人才的美术学院肄业生与她一见钟情，他们会喜结良缘吗？她才二十多岁，怎么会成为个体户世界的权威组织经济信息研究会会长？她经营的饭店“小仙界”为何能独领风骚，就连副市长宴请外宾也非此莫属？她打算提高个体户阶层素质的宏伟计划，最后会实现吗？……你将会从生动、清丽的文字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第一章

子夜了，偌大的一座城市丝毫没有睡意。流光溢彩的霓虹灯，组成无数纵横交错的线条，大胆地、矜持地勾勒出一座一座高层建筑的遒劲的轮廓，有时会使人蓦地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这是一个个披着彩纱的女性，羞答答地在朦胧中欲展示她的秘密。在轻微的风里，一曲又一曲节奏变幻无穷的舞曲，本地歌星声嘶力竭地从粗糙的喉咙里挤出的歌声，在楼与楼之间的空间撞击着，飞扬着，然后升腾起来，升向墨蓝色的深邃的夜空。亮着忠贞的路灯的大马路上，闪着湿润的青光。毫无疑问，洒水车刚刚飞驰而去，空气里飘着水的清爽味，一辆辆“的士”匆匆忙忙地跑着，去车站？去机场？去宾馆？去赌场？谁也弄不明白，在这夜深时分，还有这么多人在兴奋地追赶着什么。车笛声急促地呼应着。

不夜城。

蒋月娟从“小仙界”走出来，她站在台阶上，轻轻地用手掠了掠鬓发，对跟在身后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说：

“老水，您照看着，我回家去了。”

老水恭恭敬敬地说：“是。总经理。您放心去吧。”

蒋月娟点点头，然后又交代说：“老水，温开林守在咖啡音乐座，老缠着我们的歌星花一风，您注意点吧。”

“是。我会留神的。”

蒋月娟轻盈地走下台阶，走到一辆紫红色的小车旁，掏出钥匙打开车门，然后，朝依旧站在台阶上的老水一挥手，便坐进了驾驶室。她松了一口气，直到现在她才觉得她是属于自己的了。

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已是午夜12点10分。“小仙界”的夜生活还正在兴头上，哪晚不到凌晨四五点，吃呀、唱呀、玩呀，在一派醉生梦死中各自得到满足——当然“老个”们居多。他们有钱，也有时间，所以他们比教授、学者、作家、工程师等活得潇洒。蒋月娟虽说自己也是“老个”，但她觉得这绝对不公平。

她软软地靠在座位上，望着仿佛漂浮在光波上的“小仙界”，嘴角又不禁浮起几丝矜持的微笑。是的，“小仙界”已成为全城赫赫有名的交际中心，一楼是中餐厅，二楼是西餐厅，三楼是咖啡音乐座，每天来这里的人络绎不绝，当然主要是来洽谈生意，因为这里组织着大量的商业信息和各种关系，她对每一笔成功的买卖抽千分之三的信息费和手续费。生意成功了，双方互相宴请，中餐、西餐都吃。吃的次数越多，也就说明生意的成功率越高。“小仙界”在这种良性循环中，膨胀着自己的影响和资财。这种影响和资财，又使她有了更多的机缘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人熟是宝”，于是她可以办通许多别人认

为无法办通的事情，暗地里人们称她做“交际花”。她知道了也只是淡淡一笑。在今天的社会情势发展中，哪里又不是个交际场呢，什么人都在交际着，区别在于有的人非常灵敏、从容，而有的人则显得十分笨拙、猥琐而已。

她最为得意的是“小仙界”尽管到处充满了铜臭味，但却显不出来。她用一种优雅的文化气息弥漫于各种形式之中，使得洽谈生意这争分争厘的算计也涂抹上一层审美的颜色。

假如你走进中餐厅的每一间“雅座”，你会发现壁上悬挂着古香古色的字画，桌、几、椅、案全是仿明式家具，墙角还立着烹茶的小竹炉，竹炉连着一个风箱，风箱旁边是一小竹筐硬木炭——在饭前或饭后，可以学古人亲自烹茶。长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在兴致佳妙的时候，可以挥毫作字画。

在西餐厅的雅座里，壁上悬挂着铝合金画框，里面嵌着油画或水彩画；墙角的法式或英式的小柜上，搁着可以随时与外地省、市直拨的程控电话；训练有素的调酒师会调制出五层五种颜色的鸡尾酒来；上菜的女侍甚至可以用英语来报菜名，然后再译成汉语；挨墙的一个报架上，夹着几份英文报纸。

音乐咖啡厅，可以听歌，可以跳舞。咖啡和优美的歌星的歌，以及翩翩的舞影，总是不可分离的。

这一切都是蒋月娟精心安排的。她是个体户世界中的一员，但她却为这个阶层而抱屈，或者说是一种出于怜悯的怨恨，于是她要把“小仙界”铸造成一副高雅的模样。其实“小仙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她的化身。

她希望她的这个阶层，不是一群只知道吃和玩以及拚命赚钱的俗商，还应该目光远大些，胸襟磊落些，等待着一个什

么时机的到来。

她要回家去。一个女人绷紧每一根神经在尘世上打滚，太累了，累得随时都可能倒下去睡成一条美人鱼。幸而她聘用的这个主任老水精明能干，使她还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回家去？哪里是家？

回到那“半条命”身边去？他是她丈夫，不错，可他只一条腿，另一条腿又瘦又小，脚掌朝一边别着，是小时候让汽车轧的。他很凶，那双三角眼里闪着阴冷的光。没结婚前，她还真怕他，现在她不怕了——从结婚那一夜起。他不配做她的丈夫！不，她当然不去那个家，她已经好久没和“半条命”住在一起了。她在湘江边买了一栋小楼，一圈围墙围着花木繁茂的院子，留着一块空地停汽车，黑漆院门后，蹲着一条大狼狗，除了她和一个佣人，这条大狼狗对谁都凶神恶煞。这是她的家吗？那栋二层楼的房子，塞满了寂寞与孤独，当她从喧扰不止的“小仙界”回到家时，又会怀念起刚才还令她腻味的聒吵，觉得这一份凄清压迫着她其实是很脆弱的心，恨不得立即开车赶回“小仙界”去。

关好车门，一踏油门，她一打方向盘，把车倒过头来。这是一辆“桑塔纳”，并不见得怎样的贵重，但非常好使，很轻盈，轮胎接触沥青路面发出“沙沙”声。车子朝湘江边开去。她喜欢这条沿江马路，尤其是夜深。她可以把车子开得很慢，打量倚在石栏杆边的一对对不知时间流逝的恋人，他们互相拥抱着，相对热吻着，她又是嫉妒又是幽怨，心里隐隐地发痛。她还喜欢看五颜六色的灯光泼洒在江面上，酪稠得好像流不动，而那些星星就若隐若现地闪烁在这些色块中间，真像现代派

画家的得意之作。

车窗是开着的，凉爽的风灌进车里，她觉得很舒服。突然，她使劲按了一声喇叭，车子加快速度飞跑起来。她真想呼喊，她真想吼叫。

到了家门口，她一按喇叭，女佣文嫂忙打开了院门，她把车开进去。院门又关上了。蹲在门边的那条大狼狗，欣喜地看着它的主人，但并不窜过来亲热，只是伸着舌头，讨好地哼着。

“月娟，水备好了，你先洗澡吧。”

“好。”她懒懒地回答着。

她们一前一后走进了楼房。走到楼梯口时，蒋月娟回过头来，对文嫂说：“你先睡吧，别管我了。明早见！”

文嫂点点头，等月娟上楼去了，转身关了小楼的门，才走进她的卧室里去。

蒋月娟临睡之前必洗澡，这已成了一个习惯。到底是因为什么，她也说不清，而且水不要怎么热，有时干脆洗冷水，当皮肤受到强烈的刺激，那种痉挛的滋味，能给她带来一种心态的平和。她走进卧室，关了门。这卧室的格局很实用，一大间里面包括着一个卫生间兼浴室，里面有抽水马桶、盥洗池和一个大浴盆；卧室里放着一张高低床、一张写字台、一排书架、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的；还有一个小会客室，垫着纯毛地毯，挨壁一圈仿明太师椅，墙角立着虬枝盘结的树根花架，上面幽雅地搁着一盆兰草，叶子纷披，像一个不着修饰的幽人。

蒋月娟急切地把衣服全脱了，她打开顶灯以及四角的壁灯，然后站在墙上嵌着的一面大镜子前。她的肌肤是这样晶

白，如同一件汉白玉石的雕塑作品。她的乳房是隆起而坚挺的，乳峰那么红艳，像一颗成熟的桑椹，轻轻一弹，似乎就会掉下来。她没有生过孩子，自然也没有哺育过孩子，乳房才能如此美丽。她很欣赏自己的身材，一米六五的高挑个子，腰很软、很细。而腿又是如此的修长、匀称。小腿肚子那个部位，既没有讨厌的青筋凸现，也不是松垮垮地坠着一团肉，完全体现着一种圆弧的美，很丰润，很流畅，很富有弹性。她的脚是小巧的，不管怎么说，一个女人的脚太大，总是一件憾事。

结婚六年了，她还是一个黄花闺女。

她看着镜子里的女人，觉得这女人太可爱了。这么可爱的女人，造物主精心安排了她的各个部位，而却让其奉献给“半条命”，这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的归宿么？

她走进浴室，浴盆里已放满了微温的水，飘着袅袅的热气。她跳进了浴盆。这虽已是5月，微温的水对于肌肤仍有相当的刺激性，每个毛孔急速地收缩着。她微微闭上眼睛，把头搁在浴盆边沿上，一头黑亮的秀发如一大团飘落的乌云，散在盆边沿上。

是的，她很疲倦，真像一只历尽风险的船，需要在一个温暖的港口停下来，好好地休息一阵。

在浴盆里浸了多久？她不知道。当她穿上洁白的睡裙，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支“健牌”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吐着一个一个柔软的烟圈，烟圈好看地在空中飘浮着。

电话铃响了。

她抓起电话，是疤哥马建石打来的。

“月娟，晚安。”

“谢谢。”他每晚都打电话来，总是这一句话，她也总是这么淡淡地回答。

“月娟，达强参加经济信息研究会的事，你同意不？照片也给你了，小伙子挺帅的，月娟！”电话里传来很浪的笑声。

“疤哥，这事就算定了，明晚让他来吧。”

不等对方再罗嗦，她把电话挂断了。

她看不起疤哥，尽管他崇拜她，尽管他开着一家建昌家电商行，尽管他没有结婚，说是要等她。她不喜欢他左脸上的那块黑疤。那是在一次生死搏斗中留下的，为了一笔赌款，然后进了局子，罚了一大把钱才出来。他太粗野，太横蛮，可是却很会做生意。在中国做生意与是否有文化没有关系，只要胆大，看得准，敢冒风险，多结关系网，就没有做不成的生意。

疤哥的电话提醒了她。早晨，他交给她一张彩照，是达达服装行的经理达强的全身像。她从手提包里寻出照片，在灯光下久久地看着。小伙子二十六七岁的样子，浓眉，亮眼，鼻梁很高挺，嘴不大不小，身材高大，仿佛那藏在衣服里的躯体，是一团属于火与力的内容。她是这个经济信息研讨会的会长，她有权同意谁入会。尽管达强的资本不够 20 万，但他曾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在省级、市级报刊上发表过美术作品，算得上是一个小名人，就凭这一点他有资格参加。个体户里面真正有点墨水的人并不多。尽管个体户的人数越来越多，尽管他们的钱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没有深厚的文化准备和对未来的深刻思考，终究对社会不能产生影响力。他们是一些赚钱和花钱的机器。

她躺到床上去，随手拿起《美国自白派诗选》，她最喜欢读

女诗人普拉斯的诗。那种坦率的口语，那种怪诞的象征都令蒋月娟激动不已。她认为普拉斯太伟大、太崇高，能如此直率地说出个人隐私、内心创痛、犯罪心理、自杀情绪和性冲动，并公诸于世，艺术和疯狂和谐地糅合在一起。我做不到，所以我不是普拉斯。她说。她又翻到了《拉扎勒斯女士》，轻轻地朗诵着，到结尾时，她很激昂地朗诵起来：

从灰烬里，
我披着红发升起，
我吞吃活人就像呼吸空气。

二

马建石的眼睛里永恒地布满血丝，黑眼珠子像兜在血丝编织的网里的一条大黑鲨，那么贪婪地注视着一切，等待着时机扑上去吞食。

在个体户中，谁都知道他的大名，他却喜欢人家叫他“老疤”或“疤哥”，左脸上那块疤就像一枚勋章，显示着他敢拚敢打的历史，显示着一种野性和刚强。他喜欢帮忙，喜欢打抱不平，喜欢大咧咧地呼吼，喜欢把袖子挽起，露出青筋暴起的手膀子。但他不喜欢和女人纠缠，27岁了，他还不想恋爱，不想和女人粘粘腻腻。但是他却崇拜蒋月娟，觉得她漂亮，有主见，而且豪爽，在社会上打得开地盘子。娘的，什么难事到了她手里都变得像小菜一碟，公安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银行、报社、电视台，还有市委、市政府，还有不为人知道的黑社会，她都有熟人。一眨眼，一招手，那真是一派风情。他老疤也结结巴巴地向她表示过心迹，人家不温不火地一笑，没反对没赞成，其实比反对还让他难受，那笑后面隐藏着一种蔑视，那笑其实是一堵高筑起的橡皮墙。他不灰心，他知道她和“半条命”是过不到一块去的，他等她。她是一朵带刺的交际花！

一清早，他就跨上他的“幸福”摩托车，风风火火地在大街上疾驰。他不喜欢坐小汽车，太优雅，太没劲，而骑摩托车则充满着刺激，头戴头盔宛若古代的武士，飞跑起来，耳边风呼呼的，超车——超车，一掠而过，那真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因为超车，常被警察逮住罚款。无所谓，罚款算不了什么，用钱买超车的快意也是值得的。

他的摩托车驶进服装一条街，然后在达达服装行前停下来，跳下车，他一边摘头盔，一边高声嚷着：“达强，小鬼崽子，今晚的聚会，你可以参加了。喏，这是请柬，我去蒋月娟那儿取来的。”

马建石的摩托车一停，达强早站在大门边恭候了，还没来得及说话，马建石已咋咋呼呼了一大篇。达强忙递过一支“万宝路”，又给他打火点着了，就像见了救命恩人。

“达强，不是看在我和你表哥同过学的份上，我不会去找蒋月娟讲好话。你有没有20万元资本？没有！这是我们议过的，非得把死这个规矩，这是个体户中的上流社会，你懂不懂？凭着我和月娟还有些交情，她一口应了！而且还作东，在‘小仙界’的音乐咖啡厅，停掉一晚的生意。她手眼通天，人又漂

亮，‘好一朵交际花’。”他说到最后，竟轻轻哼唱起来，借用的是“好一朵茉莉花”的曲谱，脸上很得意，好像蒋月娟是他什么人一样。

达强微微皱了皱眉，借着吐烟的机会，重新在脸上泛起殷勤的笑，说：

“疤哥，辛苦你了。来，到里面坐，喝杯啤酒好不好？”

“小鬼崽子，我哪里有时间坐，我要赶到‘小仙界’西餐厅去，约了个朋友谈买卖，拜——拜！”达强看见疤哥说话的时候，左脸上那块疤一颤一颤，像一个漂浮的小岛。

摩托车呼啸着远去了。

达强拎起甩在柜台上的请柬，喜孜孜地看了好一阵。是的，从今天起，他就可以加入这个个体户的上流社会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自从他从外省的一座美术学院二年级主动退学后，在社会上已经闯了几年了，开过画店，展销一些现代派画风的油画和国画，但购者寥寥，他才猛省到眼下人们还没有更多的钱和极好的文化素养来迎迓这些艺术品。于是他开始打入服装业。先是摆摊设点，积蓄了相当的资金后，才买下这个门面，雇了两个工人，既做零售，也干批发。但他没有资格参加经济信息研讨会。因为他没有20万元资本！他却希望打进去。因为他探听到了这个所谓的研讨会，其实是交换各种商业情报，研究与他们有关的国家政策和彼此提携介绍各种生意。这里是个体户的核心，而会长蒋月娟则是核心的核心！达强终于通过表哥的同学疤哥，即将进入这个圈子，他将如鱼得水地大干一场。

他找疤哥帮忙的时候，疤哥要他写了一份简历，特别要写

明在什么刊物发表过作品，或参加过哪些美展。

“疤哥，这有什么用？”

“什么用？你没有 20 万，但却是一个小名人，我好讲话些。再拿一张你的彩照！”

达强又是一惊，好像比入党还慎重。

“你不懂。你人长得出众，我们的会长又是女的，叫什么弗洛依德……的什么。哈哈。”

达强只好选出一张照片给了疤哥，临了说：“蒋会长看了后，再退还给我。”

疤哥轻蔑地笑道：“土鳖！她一高兴，同意你入会，照片也许她喜欢就收下了，还要退？好多人要送照片给她，她看都不看一眼，你还要收回！”

5 月的阳光很亮，很温暖。达强把请柬塞到口袋里，矜持地走到街中央，前前后后地欣赏着，那些挂衣服的铁架横空伸到街中心，各种款式和色彩的西装、衬衫、茄克衫、猎装、蝙蝠衫、羊毛衫、羽绒袄、裘皮衣、吊袜带、乳罩、三角裤……重重叠叠，交相映衬，人反而变得很小，在衣架的下面穿行，其实这是很有现代意味的画面。可惜，手边没有画笔和颜料。他已经有不少日子没画画了。画画真苦。发表一幅画，给多少稿费？抵不上几包烟钱！一盒好外烟得花上 10 元哩，他真为他的老师和同学抱不平。这条街卖服装的个体户，高中生不多，文盲倒不少，只要会按电子计算机就行了，一个服装摊子，好说歹说一月也得赚五六百元，而一个闻名海内外的大教授一月工资不过二三百元。所以不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了，搞个体户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整体文化素养实际上在下降，这是一个悲剧。比

如自己就从大学里退了学，当自由自在的个体户，每月收入上千元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力气。这位赫赫有名的交际花蒋月娟又是怎么一个人呢？是风月场上的老手，是玩世界的骁将，还是一个真正的不同凡俗的女性？

达强从街中央踱到柜台前，对正在忙着和顾客打交道的一男一女说：“小江，小华，我有事去了，你们照看生意吧。”

然后推出小跑车，骑着回家去。今天他没有心思做生意，老想着晚上的聚会，老想着没见过面的蒋月娟是个什么样子。小跑车“呼呼”地转动着崭新的车轮，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他今年26岁，父母都是水电工程师，正在外省的崇山峻岭间为一个大型水电站忙碌着，很少回来。他和离休了但身体却很健康的爷爷在一起过活，本来要雇一个保姆的，但爷爷坚决不肯，他说无论如何他心灵受不了。他在地主家扛过活，以后他革命了，革了几十年家里倒革出佣人来了，这世界！达只强也好由他，一个人做一个人吃，因为达强很少在家吃饭。记得达强退学回家时，他妈气得吐了好几大口血，这位老爷子只差点没用枪崩了这小孙子——幸而没有枪，只拿着一把火钳往地上戳了几十下。

达强把小跑车悄悄停在院子里，准备蹑手蹑脚溜上楼去。可是，正在给一件褪色的旧军装缝缀扣子的爷爷，听觉很灵敏，头也不回地问：

“这么早就回来啦？”

“头有些疼。”

“得守法啊，达强。”

达强“嗯”了一声，赶快往楼上走，爷爷憋着一肚话总想找

机会吐出来，一旦被喊住，你不想听也得听。什么那时候给地主扛活，推 200 斤的独轮车一口气可以走七八里路；什么别着双枪过长江炮弹就落在船舷边……腻味！可是爷爷讲起来却很新鲜，似乎是“第一次”讲述，充满着庄严的情感。达强常想，人老了一切也就完了，除了记忆属于他，这个世界已经在逐渐对他疏远，悲剧在于他自己并不知道，还兴致勃勃地活着，还想给别人讲述一些带启发性的真理。

达强的“真理”是坚决不听爷爷的罗嗦，他要好好地睡觉。晚上 8 点，他到“小仙界”去会见各位大亨和闻名遐迩的交际花！

三

……他决定要退学了。

他走进最看重他的国画教授熊古的画室。

这是怎样的一间画室啊，不过 10 来个平方米，光线极不好，因此白天也必须亮着 100 瓦的大灯泡。在这夏天的日子里，这大灯泡无异于一个小太阳。达强凭直感推测出室内温度，不会低于摄氏 35°！年近花甲的熊教授光着膀子，拎着支笔在画一幅水墨梅花。铁干虬枝，花淡而雅，扑面一股清爽的气韵。画完了，熊教授停下笔略一沉思，在空白处题上元好问的一首七绝：

我家洗砚池头树，
个个花开淡墨痕，